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志

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齊司空僧虔子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入齊封臨汝侯領右衛將軍梁臺建遷散騎常侍及受禪歷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安

荅釋法雲書難范鎮神滅論

辱告伏覽勅荅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繹敎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雷同遠大贊激天旨而已且垂荅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影聖述且得因象不溺於眞內外無紛如之滌寔懷嘉抒猥惠來示佩眷惟深王志和南宏明

王揖

集十

指梁書作楊志弟仕齊入梁歷黃門侍郎太中大夫出爲東陽太守有集五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頤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夫吳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沿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轉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杳翳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使終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隆信足以警誠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莫揚揚嘉言孔章者也弟子旣慙辨理彌憇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頌讚妙藻式抒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指和南宏明集十

王泰

泰字仲通小字桓志長兄慈之子仕齊爲祕書郎車騎主簿入梁累遷至吏部尚書除左驍騎將軍卒謚夷子

荅釋法雲書難范纈神滅論

一日幽蒙謙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皆滅之論斯人逕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真致謹當尋誦永祐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宏明集十

王緝

獨志子天監初建安王偉板爲功曹

荅釋法雲書難范纈神滅論

惠示敕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謬覩今論天思漏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韜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觀聖藻旣冰湧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矧伊蒙蔽激抒寔深王緝和南宏明集十

王珍國

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齊初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監朔將軍入梁封濱陽縣侯改宜陽終丹陽尹卒謚曰威

答釋法雲書難范猿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荅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卽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權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遙獲荅伸王珍國呈宏明集十

王暕

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齊太尉儉子尚淮南長公主歷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入梁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卒謚曰靖有集二十  
一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猿神滅論

枉告并奉覽敕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啟寤羣蒙義顯幽微

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敘游魂之談，愚淺所辨，詳已爲非，減況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渙然冰釋。肉眼之人，虔恭

迴向，惑累之根，悛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

已，王暕和南宏明

集十

王彬 王緘

彬緘里系皆未詳。天監初，彬爲吳興太守。見何尋與緘俱爲侍

隨傳

彬爲吳興太守。

中

答釋法雲書難范鎮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辨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路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峯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益復恆準。王彬

誠頓首和南宏明

集十

嚴植之

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仕齊歷王國侍郎右常侍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康樂侯相入梁爲後軍騎兵參軍五經博士遷中撫軍參軍兼博士有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嶺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旨荅臣不審神滅論夫形分涉塵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驚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敎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蕉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荷眷惟深嚴植之呈

宋明  
集十

賀陽

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宋太學博士道期從孫齊初爲國子生

舉明經除揚州祭酒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掌賓禮尋兼五經博士拜步兵校尉有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賓禮儀注九卷本傳伯一百四十五卷五經異同

評一卷

郊宮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壇案以壇爲牀於幄中不閭郊所置宮宇也通典四十二齊永明元年

外庠博士賀陽議

郊壇瓦屋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旛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旛案以旛爲

牀於幄中不閭郊所置宮宇

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太學博士賀陽議

宮人始入應奏樂議

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

憑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

通典一百四十七梁天監中掌賓禮賀陽議

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議

按禮記云太子爲樂也以賓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况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焉通典一百四十七天監中

荅釋法雲書難范鎮神滅論

辱告垂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啟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崛山粹典卽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頑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允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揚

呈

宏明

賀琰

琰字國寶，瑒弟之子。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補國侍郎，兼太學博士。遷中衛參軍、尚書通事舍人。通直正員郎。征西鄱陽王中錄事。進尚書左丞。歷員外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免。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太府卿。太清中，爲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東府城陷，爲侯景所獲。臺城陷，逃歸會稽。復執送景，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遇疾卒。

奏二郊及藉田宜御輦

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輶。二郊請用素輦，藉

田往還乘常輶。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

梁書武帝紀下  
大同五年御史

中丞參禮儀  
賀琰奏

條奏時務封事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

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蓋云啟沃獨誠。曾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藻則焚。脫得驪蹠。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憇愚。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弋甲解息。政是生聚敎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盜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煩擾精理。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會。

後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頹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追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尙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彌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汚爭飾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

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眾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澹素爲先正形容之弊莫有過儉樸者也

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秦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枕之子既得伏奏帷幕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掣肘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

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獎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尙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

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獎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據，則國獎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梁書賀琰傳

駁皇太子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

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豈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豈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而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土，又以尊降。

下南史雖  
有從字

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基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半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梁書賀琛傳又

阮研

研爲交州刺史

書

道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勿勿始過嶠今便下水未因見卿爲歎善自愛異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具少字不具阮研頓首淳化閣帖四

袁昂

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宋雍州刺史顥子齊初爲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鎮軍王儉功曹史進祕書丞黃門侍郎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右軍邵陵王長史遷御史中丞出爲豫章內史歷建武將軍吳興太守入梁爲後軍臨川王參軍除給事黃門郎遷侍中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徵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除國子祭酒領豫州大中正復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進五兵尚書領起部尚書加侍中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中爲中書

監丹陽尹。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領國子祭酒。大通初。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大同六年卒。年八十。諡曰穆正公。

謝後軍臨川王參軍事啟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搢衣聚足。顚  
須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  
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曾致防  
風之誅。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斬戮之人。賒刑於耐  
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  
敢乞言之。臣東國殘人。學行何取。旣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  
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羊濫職。守秩東隅。仰屬翼行。風驅電掩。當  
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顧大義。殉鴻  
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

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消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眾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頗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梁書袁昂傳天祐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敕謝

答武帝書

都吏至辱誨承藉以眾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益沮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食微施，尙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

鹽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梁書袁昂傳品爲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  
鳳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云云昂答又見南史二十  
六

答服問書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紀、明之  
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  
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譽譽、得及人  
次實亦有由、兼開折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育、恣其取足、爾來三  
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商史作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妹孤姪、成就一時、  
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諧  
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  
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殮息、復惟今啞尋惟慟

牠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卒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詰白臨紙號喎言不識欠梁書支昂傳昂從兄家弟昂幼孤爲家所養乃制葛服人有怪而問之者

昂致書

以喻之

答釋法雲書難范頴神滅論

辱告并伏見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憊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鑿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歟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眾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數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去明集十臨終敕諸子

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

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閭  
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闢於前覺。無識於聖朝。  
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  
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  
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  
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  
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  
雖是經國恆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梁書袁昂傳  
南史二十六

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  
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疏悅。而舉體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  
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江

士大夫徒好尚風軌終不免寒氣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能復  
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思吳興書  
如新亭唱父一往見揚州人共語音態便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少  
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  
氣滋韻終不精味袁山松樹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  
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帶處不發如經論道人無絕不言崔子玉  
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被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鶴羽未息嗣  
自逝韋誕書如虎威彪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爽爲神  
鍾司徒書子十二種意外殊妙少實多奇鄒鄆湧書應規入矩方  
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  
驚鳥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揮衛常書如插花美人舞  
笑鏡臺孟光錄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張芝篤奇鍾繇特絕逸  
少艷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類洪芳不減羊眞孫草蕭行范篆各一

時妙絕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蕭思  
話書走墨連字勢屈強若龍跳淵門虎卧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  
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嘯樹

御覽七百四十八

評書

從漢末至梁有廿四人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  
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  
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  
真阮研畫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  
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  
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口寒乞陶  
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  
僧父一往似楊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  
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強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

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  
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鳴鶴弄翅顏頌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  
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  
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均慶麻草<sub>約</sub>真書  
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  
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微自得李嚴一作嚴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  
自照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纏綿可愛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  
始皇雲陽獄增減篆體志其名名其書自大觀聯隸也扶風曹喜  
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少異李斯見重一時耶鍾司徒  
書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  
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  
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紫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

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

宿化開物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八終

全梁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佟之

佟之字士威廬江灤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齊永明初爲揚州從事入爲助教總明館學士遷司徒車騎參軍尚書祠部郎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領丹陽邑中正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遷驃騎諮議參軍中興初拜驃騎將軍染受禪爲尚書左丞天監四年卒贈黃門侍郎有喪服經傳義疏一卷

上言改正三夏

案周禮主出入則奏王夏戶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皇夏蓋緣奏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隋書音樂志上天監初北  
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

亥日藉田議

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補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鹽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南齊書禮志上  
永明三年助祭  
何休

社稷位向議

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墻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宮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未及知失在何。

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竝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社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南齊書禮志上宋明十一年兼祠部郎荀修之議又見通典四

五十

釋治禮學士難社稷位向議

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

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  
耳蓋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荅故南向祀天南向君  
荅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兆接對  
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  
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  
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  
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  
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  
荅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  
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  
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  
位南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固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竝應  
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竝東向邪

南齊書  
禮志上

明堂配饗議

周之文武尙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

南齊書禮志上 隆昌元年祠部郎何佟之議

戎服會哀議

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玄帙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

南齊書禮志上海陵王葬百官會哀時幕旒朝議疑戎服臨會兩部郎何佟之議

喪未終不樂議

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肩堯及放勋徂落過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

南齊書禮志下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過密未終韻議擬作樂不

泄哀儀議

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世祖。方今聖廟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稱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異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南齊書禮志下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議

奏南北郊牲色議

案周禮天宗伯以蒞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犧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駢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駢犧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犧故連晉之耳知此祭天地卽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

以來并圓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

闢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一三乖舛懼廟盛則濟

曹禮志上建武二年  
祠部郎何佟之奏

釋劉繪難南北郊牲色議

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以其方者以共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

南齊書  
禮志上

雩祭依明堂議

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眾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祿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

者也。眾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鞶鞬至柷敔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啟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祀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璧等六玉，禮

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詣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祖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以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遇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旣非存歡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繙。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勸主者申攝備。

辨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早有司  
請坐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

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議

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裨衣爲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縕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裨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裨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裨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裨旣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十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榮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

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竝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

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有司奏景皇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

何佟

之議

朝日夕月議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貞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朝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  
盧植云：用立春之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  
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  
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立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  
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觀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  
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  
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  
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  
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  
正殿卽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  
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崔靖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  
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  
月多東潛通典作昇，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

月宜用仲秋之朔。湧于睿駿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  
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  
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

案通典以天子東西遊幸數句皆屬稿于齊語疑此

佟之二字後人誤加

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

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  
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  
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竝得以背實  
爲疑耶。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員丘。方澤於兩  
郊。二至報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  
因循。未能反古。統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  
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  
向而拜月。此卽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  
莫不欣欣而頌義。旌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吳天。

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袞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服之次。袞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終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歎。

震

南齊書禮志上宋元元年步兵校尉何終之議又見通典四十四

明堂配饗又議

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嶧。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嶧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然上帝於南郊。自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自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當立堯頃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西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

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帝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南齊書禮志上永元二年冬之又建議

又釋王摘難明堂配饗議

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盡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德之樂歌若如摘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

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遷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南齊書禮志上永元二年冬之建康與王搞不同終之又議

毀墓服議

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隋書作墳土設不及於椁可依新宮火災隋書作處三日哭服隋書作假而已隋書禮儀志三天監元年被發不至墳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終之議又見通典一百二

齊日六門斷哭議

案禮園門在皇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大違宜以六門爲斷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三年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凡入齊百姓尚哭以爲乖禮修之等議

祭服除絳袴議

公卿以下祭服裏有中衣卽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與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旣非聖法請不可施隋書禮儀志六年監除之又見通典六十一

禘祫及功議

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詔從之又見通典五十

郊祭議

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

蠶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隋書禮儀志一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書左丞向修之議

啟稱傳云啟蠶而郊廟立春之後尚

郊壇器席議

案禮祭器獎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三年有司以爲祀竟

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埋之等議又見通典四十二

省牲牽牲割牲議

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廚烹牲，謂宜依舊。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四年何修之議帝可其奏

郊不宜祿啟

案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幕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尚質謂宜革變隋書禮儀志一通典四十二天監三年

郊祀檻題嚴

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檻題宜曰皇天座地檻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四年作之云帝並從之通典四十二

作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四十九終

全梁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勉

勉字脩仁，東海鄭人。齊永明初，國子生，射策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梁受禪，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遷侍中，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除散騎常侍，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遷尚書右僕射，改授侍中，宣惠將軍，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加中書令，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大同元年卒，年七十，諡曰簡肅公。有前集三十卷，後集十六卷。

薈草花賦

覽詩人之比興，寄草木以命詞。惟平章之萱草，欲忘憂而樹之。爰有幽憂庭，閑志靜。高木列其陰，蘭芳糅其影。翫叢蔚之爭芬，悅羣根之競穎。或開紅而散紫，或莖藍於上春。信茲花之獨秀，投金質於炎辰。既耀色以祛晦，亦含香而可均。不恃合歡之木，无俟孫枝之筠。同芟荷於蘭暑，及蟬露乎首夏。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麗而不艷，雅而不質。隨晦明而舒卷，與風霜而榮悴。笑杜蘅與揭車，何眾彙之能匹。

初學記  
二十七

鵠賦

觀羽族之多類，實巨細以羣飛。既若雲而彌上，亦棲睫而忘歸。爰有茲禽，六翮斯具。生无隱嘿，質有玄素。匪違景而就暑，迺適土而起。則雍遜翳蕡而翔集，乘清吹而西東。荷休明以得性，游苑圃以自終。

上修五禮表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尊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出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眾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廟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繼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

止及東京曹慶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  
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渝俎豆斯輟方領矩步  
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幕至乎晉初爰定新  
禮荀顥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  
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  
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啟二學  
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  
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  
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責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  
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  
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  
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  
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

禮諸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卽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

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行參軍兼太常丞賀陽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修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諳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

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曰孔子曰其有

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筆已將及虛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梁書徐勉傳普通六年又南史六十

上疏請禁速斂

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畧，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憊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富難原。如覩視或

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

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

染書

徐勉傳時人聞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詔可

### 釋奠會升階議

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晏食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正殿不欲東西階責東宮典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此則相承爲謬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並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

隋書禮儀志四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吏部郎徐勉議又

見通典五十三

### 謝敕賜絹啟

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玄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

望增華含生鳧藻率土抃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  
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貢慶荷之情實百常品  
不任下情謹奉啟謝聞謹啟

初學記二十七

報伏挺書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  
函伸紙信曾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  
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蓮雲中之白鶴及占  
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  
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實彼周行而欲遠慕卷  
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  
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遊浪儒  
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逖聽傷求興懷寤  
宿白騎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雜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

鵠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  
荒怠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  
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后封山然後乃返服衡  
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欬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篠領沈  
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畱侯若乃  
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  
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  
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  
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倘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  
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梁書伏批傳

答釋法雲書難范鎮神滅論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麤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

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宋明集十

爲書誠子崧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梁書徐勉傳又略見  
藝文類聚二十三

遺子黃金滿廳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艤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眾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穢、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兩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闢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輒郊閒之閨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謝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蘆湖裏殊富芰荷雖云人外城闕密邇草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公心蓋是筆勢南史作事意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

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駁齒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髮鬚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譖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苟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量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藝文類聚此下有非徒二字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旣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

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獨酒一杯  
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汝  
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  
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梁書徐勉傳  
南史六十又

略見勗文類  
卷二十三

### 答客喻

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慄喪之間至焉舉家  
傷悼心情若隕二宮竝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  
慟哭失聲悲不自己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  
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  
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

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  
喪明之過取謂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  
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恩可縱此無益  
同之兒女傷情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  
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  
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籯之功  
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折彼岐路楊子所以畱連事有可深  
聖賢靡仰今吾所悲亦以耕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  
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  
失之際不見喜慍之容及翰飛東朝寥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  
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  
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  
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繄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韻

冀其旋反。少慰喪慕。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閻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夷甫孩抱中物。尙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懇懃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甘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大理。卽日輟哀命駕。脩職事焉。梁書徐勉第二子排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

辭云  
客喻其

臨海太守伏曼容墓誌銘

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文選謝朓和伏武昌  
孫權故城詩注

給事黃門侍郎伏暅墓誌銘

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攀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間。思耿借寇。曷以尚諸。

梁書伏  
傳

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墓誌銘

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臣徐勉奉敕撰

公諱敷，字仲達，蘭陵蘭陵人，皇帝之次兄也。炳靈聖緒體，璇源  
璽德賢仁之基，配天經營之業，固以詳乎二策，載在六詩。今無得  
而稱矣。公夙挺珪璋，早標時口。儀口明神容潤凝，孝友天至，率  
由而盡。義讓因心，無待傷習；行爲表綴，動成鎔範。斟酌流品，口核  
羣藝，莫不採其英華，振其綱領。雖牆宇重仞，而溫其如玉，氣厲秋  
霜，而體含春露。故口之者，識涯涘；挹之者，虛往實歸。加以冲謙  
下物，傾身接士，愛好閑諺，雅善談諷。龍晷不干，懷抱喜懶，因帶甸  
君，汪汪焉，亹亹焉，固不可量已。解褐齊後軍長沙王行參軍，武陵  
王始開戎號，口口口口。又行參冠軍征虜二府軍事，人爲太子舍  
人，灌纓承華，清風載穆。衡陽王冠婚禮備，問口以公爲文學，  
稱爲盛選。俄遷太子洗馬，又爲南海王友洗馬之職。既口儀形會  
友，口任宣弘斧藻，長虞公幹，莫或加焉。出補丹楊尹丞，復入爲太  
子中舍人。三口龍樓，仍歷口禁清談。口論咸以爲榮。司部濱接巒

虜亟有充斥漢東之國貽憂西顧以公兼資文武出爲建威將軍  
隋郡內史下車□□威德大著時虜侵逼義陽四山牙相影響  
郡內孤危兵糧□弱公□加□□視險若夷於是百姓相攜入城  
城中殆無復相容處咸曰城若能來必爲府君死戰物情如□□  
□□遂息於是關抵清夷民俗殷阜進號寧朔將軍內史如故久  
之徵爲後軍廬陵王諮議參軍從容諷味雅有弘益天不憖遺遠  
塗未至以齊建武四年八月六日薨春秋卅有七知與不知咸嗟  
殄悴聖上應期革命受終文祖覽周南而雪涕詠常棣而興哀天  
監元年四月八日詔曰亡兄齊故後軍諮議參軍德履冲粹識業  
淵通徽聲嘉譽風流藉甚道長世短□塵繙邈感惟旣往永慕勸  
心可追贈侍中司空永陽郡王食邑二千戶謚曰昭王禮也子恭  
王伯遊嗣恭王早世子隆嗣昭王之妃王氏於本國爲大太妃以  
今普通元年十一月九日薨其月廿八日申祔葬之典又下詔曰

亡兄故侍中司空永陽昭王，墳塋當開靈筵，暨設追慕，摧慟不能自勝。可遣使奉祭言增感哽。惟公體道淵塞，風格峻遠，履信基仁，自家形國，寶運勃興，地隆魯衛。茂冊徒然，神猷永戢。今幽埏暨啟，襄飭虛陳，皇情深孔懷之悲，縉紳仰人百之憫。爰詔司事式改明旌，迺作銘曰：

惟山峻極，羣峰以構。惟海泱泱，百流是湊。赫矣皇業，昭哉洪胄。布葉分口，如彼列宿。恭惟茂德，英明在躬。該茲學行，穆是清風。令問不已，羽儀克隆。若林之蔚，若川之沖。資口以冥，乘心而蹈。立人之美，亦符前誥。泰靡革情，約不移操。莫覩其涯，莫窺其奧。爰初理翰，振藻騰光。出高蕃采，入映華坊。目文且會，煥彼周行。言賦河輔，綽有餘芳。關候未息，亂繩宜理。作守漢濱，威懷斯俟。旣明烽口，又清獄市。樹蹟來歸，復遊衡里。口云與善，遙塗始半。樵萃繁霜，遽捐華館。歲時荏苒，松陰行口。口口口飛典章，有爛姬公口制。附禮載口。

幽屬斯啟、客物釐陳。窮深□□於焉反真。我皇□□德攸新。俾  
諸來葉永鑒清塵。碑拓本

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永陽大太妃王氏，琅邪臨沂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後，自秦漢逮於  
晉宋，世載光□。羽儀相屬，既以備于前志，故可得而畧焉。祖粹給  
事黃門侍郎，父儼左將軍司馬尋陽內史。竝見稱時輩太妃禮中  
和之氣，稟華宗之烈，蹈此溫恭，表茲淑慎。孝敬資於冥發，仁愛□  
於自然，至乎四教六訓之閑，工言貞婉之德，無待教成，因不該備。  
故景行著于中□，淑問顯乎言歸，作嫡盛德，實光輔佐。親縫幕之  
用，躬服澣之勤，及早世釐居，遺孤載藐，提攜撫育，逮乎成備。斷織  
之訓既明，闢門之禮斯洽，劬勞必盡，曾不移志。用能緝睦于中外，  
亦以弘濟乎艱難，雖魯姜之勤節，曹妃之敬讓，方之蔑如也。皇業  
有造，殷憂啟聖，追惟魯衛，建國永陽。恭王纂嗣，蕃號式顯，迺拜爲

太妃策曰維天監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皇帝遣宗室員外  
散騎侍郎持節兼散騎常侍蕭敬寶策命永陽王母王氏爲國太  
妃曰於戲惟爾茂德內湛粹範外昭國序凝芬蕃庭仰訓是用式  
遵舊典載章徽服往欽哉肅茲休烈可不慎歟備祿瑱之華而降  
心彌約居千乘之貴而處物愈厚既而恭王不永禮從口口訓導  
嗣孫載光榮祉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奔鴻慶以  
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九日已卯薨於第春秋五十  
有九詔曰永陽大太妃奄至薨逝哀摧切割不能自勝便出斂哀  
可給東園祕器喪事所須隨由口辨祖行有辰武弘茂典又詔曰  
故永陽大太妃禮數有殊德行惟光訓範蕃嗣式盛母儀卽遠戒  
期悲懷抽割可詳典故以隆嘉諭禮也專其月廿八日戊戌祔瘞  
于琅邪臨沂縣長千里黃鵠山用宣風烈以昭弗朽迺爲銘曰  
清瀾悠邈其儀尚矣龍光疊照風流世祀猗歟罔匱於昭不已誕

資仁淑作嬪君子幽閑表操明德自躬推厚處薄秉默居沖參差  
採芼揜暎言工鑒昭彤管識懋休風凝芬載湛芳猷允塞徒舍爲  
訓止聞成則曹號母儀豈伊婦德穆茲閨闥形于邦國龍飛集運  
禮數攸鍾憲章盛典車服有容泰而愈約貴則彌恭蕃祉方茂纂  
嗣克重巾帶差池朝夕咸事雖曰任傅永請斯備是惟仁姑厥德  
可庇恂恂濟濟蘭芳瓊祕光陰易晚祺福難畱閨儀罷映祿華奄  
收奠遷朱邸駕指行楸芳口是勒大口方攸尙書右僕射太子詹  
事臣勉奉敕

擬古刻  
畫鈔

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

上天口降玄鳥以居寧口口口白馬口口口初啟口是惟口口  
文終口口口口口口口寺口口上書口府勸紀太常口口爲  
口口後口口口集口命口口口口家口口之口於斯乎口口口口  
口口口資三口口口口明之口上友因心敬口口年口

口口生吳太妃有疾口衣不解帶上閨室邇人口則應之千里口口  
口口口口府口口西中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紛紜口勇公參贊神謨夙興帷幄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以公口口口將軍西中郎諮議口口口口中郎俄遷給事  
黃門侍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行口口口口南平口口  
守口部于口口口宅心口百脅會人神協契莫不率從而口口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猶口實繁有徒口口王口公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肅奉成規事等蕭寇出七西壘口口南平梁州齊興  
太守顏口都魏興太守口師仁口口口口口踰一万謀據漢北將  
至城下必毗贊許謨盡其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及蕭口口休烈來寇口口姦回猶騁豕突方縱又鎮軍將

軍蕭穎胄佐命西朝政教攸在一朝徂殞內外□然以公式遏□  
□□□□□下□榮徵公入輔間命選徒裏糧適遭紀上以英  
□罪人斯得七□底定百揆時敍大蕃興后來之歌皇輿無反顧  
之慮和帝西下以公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  
事平西將軍行上承□業□□□□維城□□□勳兼望夷□  
惟魯衛帝曰欽哉□字南服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  
千戶江漢之□實惟南國形勝之要□鎮西楚芭含蠻挺控接巴  
巫分陝上總督□□□□□詔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  
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公襄礪以化黎氓張袖以納夷  
狄先之以德惠後之以威刑廣田省役階無滯訟應接如神上我  
□□□命公折簡以示祐福□俟兵卒之勞成都乂安公之力也  
事閒務隙常集賓僚訪問政道談述詩賦親屈車騎軾隱者之廬  
虛己降尊延白屋之士給醫藥以拯疾病建上以古方今豈□□

外被茂於楚山尋加鼓吹一部六年沮漳暴水汎濫原隰南岸邑居頻年爲患老弱遑遷將至沈溺公匪憚惄沐

朝自臨視忘垂堂之責上闕歎服德之攸下闕皆曰神明四郡所漂賑以私粟髡眉紹髮莫不歌頌是歲嘉禾一莖九穗生於邴洲甘露

降于府桐樹唐叔之美事上闕水漿不入口六日殷瘠三军扶

口口旨口喻以大軍之後宜盡綏口口表自陳口哀苦次服制有

關毀口踰口羊枯不堪屐履苟顛面不可識哀瘠在皇憂未忘也

其上闋詔都督北討眾口口率口口中書令中衛將軍口口衛尉卿

公趨事紫口兼總關核絲綸口口衿帶以口八口斯謐千廬無警

其年秋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口口口口口口口徐口口五州諸

軍事鎮北將軍兗州刺史以口口口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舊曰難治公口車口口懷遠能邇貝錦在路

不盜竊於達中桃李乘蔭不潛掇於樾下李珣率由清約馬口口

□□□□□□□□□□□□□□□□傳述□□□  
□□九年六月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梁南北秦沙六州  
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北指秦州烏□河沙之苗  
龜茲隴右之長□□万上關百□□□□□□□□□□□□□□□□□□  
□□□□□□□□□□□□□□□□□□□□□□□□□□□□□□□□□□□□□□□  
□□□  
於主畿表君平之舊廬軾長卿之故館上關則□□□□□十四年更  
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上關莫不改過上關安成康王□□□□□異體彌  
深友上關夙夜匪懈吐握□怠上關月八日□□□□□□□疾至大漸  
輿駕驛幸有廢寢膳公慮上關神□□□不稱上關勳隆陝服契闊屯夷  
劬勞□寄□內掌□司嘉猷彌著方正位論道□□□□□奄□□  
□□用傷悼于厥心上關謚曰忠武王禮也惟公棲心衡泌則繕性  
虛淨枕戈授律則勳隆協贊孝敬盡于君親仁義行于鄉□孜孜  
爲善溫溫克讓□神妙極斧藻上關存勿□□□□□績著荆蠻化

行□□□其□□其□推賢下士降尊就卑無棄賤貧所珍  
儒雅鹽梅鼎實舟楫大川信列辟之羽儀庶僚之准的者也加以  
深信大道妙識若空味絕滋腴身離煩渴上開固能使□世鑽仰道  
俗□□功高宇宙譽穆惇□□□□□□□□吏民哀慟襯  
經成林瞻太山而惄悲仰棟宇而興慕諒已鏤金雕玉昭像鳳墀  
飾碧繪丹罰刑麟閣戎狄思耿胡羌悲鄧告哀墮淚不上開羅玄昭  
等烟霞□阻川路悠長不及卜遠之辰罔遂易名之請灑泣□寄  
銜恨莫申謹遵前義刊□立碑冕號令德依稀神儀傳世代而莫  
朽等山川而無酬其辭曰

日月貞明川岫澄清□□奉職毗世作楨於鑠忠武體二于情義  
均曠旦道藹□平棟梁世則羽翼人英木運告圮蘊倫殄覆上水  
虎嘯樊谷闢河之寄允歸親睦若恂係兵猶可轉穀縮構寶玄山  
河方富雲雷利□□□土比漢於梁方周于魯擁旄推轂出華

入輔車服有庸旗章有序六條設教八命旨彰再臨七澤傍闕  
彭泗恩浹泮襄有來斯穆無思不康弘聖化休我烈光文武兼  
姿出內均美式□□□肅雍中壘儀形三事飛騰九軌綱是謳歌  
明茲獄市方趋上鉉焚理陰陽陪鑾日觀侍蹕龍鄉遐<sub>上</sub>台光報  
施爲虛福仁遂爽瓊樹云落人倫安放罷市四蕃行號十壤吏民  
摧慕賓迎□閩山海安託禪珮空想如鄭喪僑由晉亡嚮西光祿  
暖東川濱濱時謝恩深年流德廣式雕玄口永寄希仰侍中尚書  
右僕射宣惠將軍東海徐勉造碑拓本

徐忱

忱勉從子武陵王紀鎮益州以爲直兵參軍紀僭號固諫見殺  
與將帥書

事事往人口具

南史五十三  
武陵王紀傳

徐摛

摘字士秀，一字士續。東海郯人。天監中爲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選爲晉安王侍讀。補雲麾府記室參軍。轉平西府中記室。轉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鄒令。除秣陵令。隨府遷諮議參軍。兼監鑿府長史。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出爲新安太守。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除太子左衛率。簡文帝卽位。授左衛將軍。不拜。卒年七十八。謚曰貞子。

冬蕉卷心賦

枝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悴色。葉瀆雪而傷枯。

文獻

猶聚人  
十七

婦見舅姑議

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嫗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

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覩見之儀。謂應可略。

梁書徐摛傳附陳公

納夫人王氏晉宋以來婦見舅姑罪皆列觀摘曰云云太宗從其議

江革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齊永明初補國子生。舉高第。歷司徒竟陵王西邸學士。舉南徐州秀才。除奉朝請。東昏卽位。爲僕射江祏府丞。除尚書駕部郎。武帝入建康。令掌書記。天監初。出爲建安王偉鎮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隨府遷丹陽尹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歷秣陵建康令。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爲晉安王雲麾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徙廬陵王仁威長史。遷御史中丞。除少府卿。普通中出爲豫章王綜贊北長史。廣陵太守。隨府移鎮彭城。城陷。爲魏所擒。尋遣還。除臨川王太尉長史。復爲少府卿。出除武陵王紀東中郎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徵都官尚書。尋監吳郡。復除武陵王南中郎長。

史尋陽太守入爲度支尚書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充  
二州大中正大同元年卒謚曰彊

爲蕭僕射與袁昂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  
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勃振  
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  
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  
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  
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  
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焚惑出端門大白入氐室天文表  
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  
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貽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  
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

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

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讞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

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

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梁書袁昂傳昂爲吳

與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欽昂獨拒境不

受命高祖手書喻案江漢傳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

守袁昂據郡抗義師迺使革履書與昂於坐立成

江貺

脫天監中爲議郎

丹陽琅邪二郡斷蒐捕議

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破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卽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宏

全梁文卷五十一

十七

明集二

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終

全梁文卷五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僧孺

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齊永明初爲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丹陽郡功曹。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出補晉安郡丞，除侯官令。建武初，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梁受禪，除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徵拜中書郎，領著作，遷尚書左丞，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遇謗逮詣南司，免。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止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有總集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百家譜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兩臺彈事五卷，集三十卷。

賦體

雜沓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反夜竟大德之未訛何飛光之徒舍藝文類聚  
五十六

至南海郡求士教

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廬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領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峽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藝文類聚  
五十三

謝麻表

竊以龍馭不爽靡見侵薄鳳職是司曾無畏眺壁聯珠燦輪映階平義實明時事惟均政固以先天候其餘始軌均輸其平分九瀛仰化萬禽依朔藝文類聚  
卷五

爲韋雍州致仕表

一日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潘旗。受脹推轂，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內，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函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南颸夕陰，倏駛無幾。革舞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濠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欽文類聚十八

爲臨川王讓太尉表

臣聞一征以長，望千里而戍。累空輸易驥，觸三尺而不登。苟曰遠方，難用適遠。安車駟馬，望高闕而朝至。繡服緹靡，輞康衢而暮返。行瞻盡瘦，居對蒼龍。陛上海涵春育，日鏡雲伸。追大道之無私，惜微臣之宜極。

欽文類聚四十六

爲南平王讓儀同表

臣聞石瓠難剖用謝辭鑿，瘦木云庇事乖丹臚。逢聖微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心飛丹掖品同儀比，  
媿茲莫殊裁文類聚  
四十七

吏部郎表

臣生輕飛筆品細疏壤。寂寘州閭取淪室寶不自求於善管。竈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疏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聞昭晉假拙爲心變奇成恨。竈爲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變泥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愧朱紫永憤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異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竈可庶幾裁文類聚  
四十八

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

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懾有灼丹寸妾瞻絲望幌且或多懸鏡

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愧持儀紃組不聞韞馳蓋闕不悟  
玄造曲被微渥愈臻改服遞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  
期輶弱所能勝荷藝文類聚

五十

奉辭南康王府牋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止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徽繩解錄收簪  
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木爰傳卑主下官生  
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袵服取亂長裾高揭  
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  
閼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盍謂尉羅裁舉微  
禽先落閨闥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學  
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願步高軒悲

如霰委跡，躑躅下席。淚若綆縻，爲蕭監利求入學啟。

梁書王僧孺傳僧孺爲仁威南  
東王長史遠詣南司奉幾辭府

竊以矯首何飛，不如修弋。宛足念遠，莫若驅纏。梁書王僧孺傳僧孺爲仁威南  
東王長史遠詣南司奉幾辭府故撲斲成於丹牋，篠簷資於枯羽。敢因革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

除吏部郎啟

藝文類聚  
三十八人

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壞，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廟累仍。顯職名階，俄來倏至。而智效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霧需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恆遷。知非腴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測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死何能報。藝文類聚  
四十八

謝齊竟陵王使撰眾書啟

伏惟陛下銅爵始成，早摘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駭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以望西園。

之容攝齊下坐。有株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魚魯。翕吹等乎齊樂。

文

類聚五十五

謝賜于陀利所獻楳榔欣

竊以文軌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請朔航海梯山獻琛奉真充庖盈府故其取題在賦多述瑜書萍實非甘荔葩慙美

藝文類聚八十七

荅釋法雲書難范緝神滅論

辱告惠示并主上所答羣臣仰詰神滅論伏覽尋環載溪鑽奉發  
蒙啟被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  
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  
靡榛蹊喻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  
謬者無永沈於惑海預奉淵謨孰不懼肅裁此酬白不申擊舞王

僧孺呈

宏明集十

與何炯書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  
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

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

珍重。弟愛同鄙季。

載文類聚作郭李

淫淫承曉。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

人素鍾肇節。金颺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

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祐。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

木。而有其癡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

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

蓄積。與此銷亾。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筭。筋力

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

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庚久爲尺板。斗食

之吏。以從卓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

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

甘臥安鄖。暘日逐籠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破縠。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算。含吐絅縹之上。翩躚蹲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疏淡。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臾。遨遊梁竇。俛首脣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憊。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訶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笥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貌文類聚作槐衡。聳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驥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蹠傾。

必然顛倒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管縣廬之獸，如離徵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鵠。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界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王畱善貸之德，糾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詎。憐其殲陳加肉，朽齒布葉。格株輒斬，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冒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久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

展轉百夢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離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燭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達篤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蝼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道德唯吳馮之遇貢範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貲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哉書代面筆淚俱下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免官久之不調友人贈江何湖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僧孺以見其意裁文類賦二十六作何避

答江珍書

猥惠嘉音用謫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樓林狹以

崇楹曾拱，苟非其寶，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寶崔然豈復能使一筈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汙，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於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盈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罄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復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苑，閨東閣以從容，登后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就文類聚  
二十六

與陳居士書

雲波遙負，燕越數千，行雲渺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搦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筆，懷章貴壤，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林籬。以人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祐塵惑。

就文類聚  
三十七

論任昉

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

南史五十  
九任昉傳

### 臨海侯府君集序

袁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慕至於神經怪譟緣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於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赜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廬鄭非無紀越荀郭何王彌多跡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間其詩賦銘誄所作尤多

蘇文類聚  
五十五

### 詹事徐府君集序

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璧有均閉戶靡因餘竈每攝齊面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  
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  
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  
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  
享通侯而繙馬懸車閉門高枕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聿興  
重氣載廊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鶩徘徊闔而容與  
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邇淹華寶佩鳴鳳豐貂  
映日從容帷戾綽有餘輝自綱繆軒陞十有餘載溫樹靡咎際事  
不訛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踵璽以  
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緘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渝安茲素薄  
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因其彫奐九德無遺百  
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贖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弃搦札含毫  
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拔文類

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

夫六書相因、懸日月而無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雖書不盡言、言非書不闡。言不盡意、意非言不稱。是以締聽善思、承茲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讀若誦、已說今說、一音一偈、莫匪舟梁。一讚一稱、勤成輪軌。況夫五力方圓、四攝無怠、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流方等之妙說、得菩提之至因。沐此寶池、照茲法炬、香雲靡靡、慧露傍流出、伽耶之妙城、發娑羅之寶樹、建安殿下、含章基性、育德成體、惠聲溢於秋水、美義光於冬日。事高祖丘、免圃名出前意、後蒼、損己利人、忘我濟物、傍通兼善、無礙無私。若空谷之必應、如洪鐘之虛受、匡法弘道、以善爲樂、重以植顯、因於永劫、襲妙果於茲生、託意紹隆、用心依止、妙達空有、深辯權實、而玉體不安、有虧涼暑、行仁莫顯。楚君日見其痕、施德靡言、漢相方饗其樂、桂葉龜胎。

固風寒之易銷，協施鸞骨，更騰飛之可辱。況復慧身方漸，善根宿  
樹無勞滿腸，澣胃不待望色，察聲有廣州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  
協洽，月旅黃鐘，天監之十四年于月二十三日采築於豫章胡翼  
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皆有來將循曲  
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  
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卽留，其人面  
色正青，徒跣捨履，年可八九十，而已皺斂，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鬚，  
耳過於眉，眉皆下破，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赤，語  
響而清，毛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帳，下有赭布泥洹僧，  
手捉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則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  
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宿齋，若不曉齋法，可  
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苦精苦，恬憺無爲，遺嗜欲等豪賤，蔬  
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不覩，規開卷

敬視名爲慧行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  
踰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恆印心照凝寂  
故以三昧爲名後又有濟諸方等學經此下又題云天竺薩和韓  
日僧迦與海虎王經旨以流通至敎軌法有體所以誠示大士化  
物方法言若濟諸蒼氓宜弘方等之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  
之弘旨其軸題云燉煌菩薩沙門支法護所出竺法首筆受共爲  
一卷寫以流通袖用滄漆書甚緊潔點製可觀究尋義趣或微或  
顯稱在羅闐山耆陀鄰尼行無來無去非住非止斯蓋鷲嶽鶴林  
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不殊五檢靡異寶函理出希微辭淡鉤  
致是唯正說曾匪異端雖王遵之得四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  
品無以惑異大王沐浴持奉擎跪讚習多寫廣述闡揚玄旨孰匪  
醫王卽斯藥樹不待眼瞬無勞苦口捨茲六術屏此十巫昔或授  
編書於圯上受揣術於谷裏乍有寓言且或假夢未有因應炳發

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木式。啓上道。敢因澨賤。率此顥蒙。其辭曰。  
雷音震響。錄簡青編。匪言曷教。非迹靡傳。是資妙象。實寄幽筌。照  
之慧燭。濟以寶船。懇哉至矣。在應斯圓。覆其鑾輶。浸此駢漣。救焚  
援溺。去蓋銷纏。灼灼應韓。英英河楚。松孤桂鬱。鷺棲鵬舉。照野光  
朝潤山枯。渚濫源絃。爰質已多。鬱爲藩榦。擢此天柯。寄誠梵表。  
託好禪河。接足能仁。心直妙覺。用遺滯染。是祛塵濁。靡向非眞。何  
背非俗。一忘受想。將捐味觸。無德不訓。有感必召。吐彼神訣。示我  
玄要。旣蠲旣已。畱華及少。等此北極。均之東嶽。  
禪藏七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僧孺

二

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耽一物之不知，惜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懸梁。雖立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顛墜崩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問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僻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伸。宣病於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臺壘之功，莫尙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左陸時乃高闢。雪宮廣開雲殿，秋窗春巨冬燠。夏清九醞，斯淳百養。故薦雲銷月，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圖學林，員不含毫。咀思爭高，競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慚。神

氣將軍顧余不敏廁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  
唯以從游日暮亭號昭仁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  
絕乎千載

接文類聚  
四十九

從子永寧令謙誄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裝賓旅月歇足閩閈暨日泉岫  
是殲才子實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墮地出異才絕學如  
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桂含糴其取傷孰與九德彰於造次  
百行動爲表徵吐論含毫宣赴鍾瑣標心用已懸符矩雅惠響棲  
道清心可鏡和而靡屈簡而周爽邃若凝雲潔如止水無慙座右  
不愧屋漏蒼苔繞路素塵滿席蕭索庭戶靡事鮮明沈淪典籍將  
絕弔賀室如夏甫狀等安有所累清塵唯不能忘懷藝而已斯美  
宜久宜長而驥跡之步中行鸞鷟之翅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無  
雖東隅再暝鉛丙之御無及北顧相望隸首之數不盡而恆化非

常人所不免。況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客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  
棺反蜀，允南之思可知。而魂兮眇眇，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冥。死  
歸之期又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誄之云爾。  
昭昭洪胄，映策光青。達瀛避項，從惠遷徐。某忠踐孝，抱約懷虛，有  
顯而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譬彼董疏。入登高闕，出啟精廬。瞻星  
畫野，望闔推車。履仁不匱，蹈道有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往溯睿  
主，來傳英儲。峨峨三祖，羅室並居。前瞻紫闕，偏望白渠。高軒霞被，  
四馬龍櫨。溫溫司武，皎皎祕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璵。元昆世父，重  
規疊矩。容與學已，徘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往相，名畿  
來撫。暉光不已，驚生之子。稷稷萬尋，昂昂千里。寶鳳靡雜，眞龍非  
似，均情邈甯。得意莊李，室有虛白。門無囂淳，遺心沮勸。忘懷懶喜，  
貧靡斯攝。賦其無恥，險而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爲己，逸  
羽難集。孤峯易峙，南邇瑤琨。西踰杞梓，人亦有言。名爲實使，譽稱

邦國價羣州里。崇蘭自芳。玗玉自光。汪汪巨壑。曖曖重牆。靡造靡  
請。不迎不將。久而愈敬。狎而愈莊。卽無矯資。此有循常。默非蓄短。  
顯弗用長。豈伊墜岸。如彼懸梁。唯學已聚。待問則強。偏在三籩。兼  
下五行。亦稅其巾。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斯內侍。蘊此上才。安茲  
下位。儲扉始闢。傳府初開。爾其戾止。辟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追  
陪。何以□□。自茲翰飛。傍佐戎列。來揭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歸。  
是義罔惑。唯禮無違。悠悠越障。泱泱閩海。薄言銅墨。蒲蜜斯在。孰  
云識吏。政均舊宰。循猛是兼。絃緯無怠。補袍方服。治情莫改。增貲  
匪謀。歸民自倍。十郡爲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逢。政碑異策。斯痛斯  
傷。喪善殲良。妖同武擔。疾甚清漳。閭棺陋邑。掩櫬蕪鄉。嗚呼哀哉。  
嗚秋鶴岸。集寒鳥。寒不夜哭。惟獨呱呱。茫茫大魄。杳杳玄虛。嗚呼  
哀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肥泉猶接。瓜瓞未輕。義雖子道。思實友

生歎憂共日、險泰均情。如菊有芬、如蘭有薰。別唯慕頫、居實有羣。  
盡日持論、遙夜披文。慚清義老、祖述淵雲。唯昏及旦、自旭徂曛。人  
道實難、譬彼徂湍。驅車嶠巒、執手河干。三川紫蕪、七嶺悠漫。自茲  
不見、心簪迴瀾。歲徂會面、日望音翰。歎無一緒、悲有萬端。蒙陰遽  
戢、扶景易殘。卽斯大幕、爲此一棺。山足難曉、巔首易寒。秋蟲相叫、  
暮羽來搏。宿草行沒、宰樹方攢。昭塗長已、大夜斯安。孰知冥默、徒  
此沈闇。嗚呼哀哉。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二

豫州墓誌

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  
寵辱、無慍喜。靡矜奪、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勳合奇正。乃治邊御戎、  
威裕兼行。常慷慨然、以中原爲己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  
而深入。赴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臥閭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  
辭賞、慕田疇之高躅。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必

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板銘曰

高勳謁謁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正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巒難畱濛水易收祕丘

玄丘杳杳悠悠

林文頌聚五十一

棟玄寺雲法師碑銘

眇眇大家範范真樸多倫愛有莫辯塵濁倚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徇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屬想玄燈且說且定以披以擢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籜衣惡棄厚安薄滅意蕪湫寄心寥廓

林文頌聚七十六

中寺碑

夫玉律追天故躍次之期不變緹室候景則發斂之氣固渝是以忘言種覺絕累於後心寄像聲形啟機於前教兼眞假之雙燭均空有而兩忘蘊三明而過十地圓萬行而包四等道周百億化起

大千獎導羣有滋濡轉類是用發廣大心吐微妙理將同商主取喻醫王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固以濯之慈水銷以慧刀永言六趣用均一子中寺者晉太元五年會稽王司馬道子之所立也斜出旗亭事非湫隘俯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座僧慧等更揆日締架赫然靈立信以墳金可攀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閣岩寢偃蹇故三休而可至岱嶺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拱合沓相持繡悅玉題分光爭映燭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鏗鏘如鳴更戢秀攀鎌牆斜登鉢砌煜爚金鋪玲瓏綺檻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愔愔固忘想之嘉所銘曰玄黃雖弭撻輿未測生滅相輸成壞不極篋地爭赴祿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脚跡吉樹殷勤禪渚斯道誰匡蒸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竿櫓牀肅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地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鏘道踰厥極

固與天長

藝文類聚  
七十八

武帝祭禹廟文

惟帝稟圖上昊胎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借景旣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肺腑下車以泣事深罪已憑舟靡櫂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菲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薦克誠斯饗憑心可荅藝文類聚  
三十八

禮佛唱導發願文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幹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弘四句故無惑不燬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闇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城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灌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成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眾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

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竝運。玄風與人迺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踞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體。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鑾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晦。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勾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貞俗。能行能說。旣信旣持。眾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莽。廣載侔於璠璚。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竝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衮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

東瞰俱吝西嶧。悟蕪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衍。信秉電之不畱。默  
盡水之隨合。惟宣照之智炬。灌以寶澗。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  
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  
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  
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縕。覩才文而驗錦。  
觀一毛而測鳳。竚能才高銅鵠。詞富雲臺。彬彬亹亹。超超灼灼。以  
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  
風竝扇。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別瞽高民上。  
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玉。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  
玉田。

夫道流雲帷。德感椒闈。必以前籍勝因。宿稟嘉數。況重霑法雨。更  
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

而遵恭儉去嗜欲掉彫璣撤靡麗了心不正見無疑眾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榮華姬日聲麗嬌辰

慶彩鑄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凝夫稟開明之德懷深妙於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竝窟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遵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輒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才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眾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已來至於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善焚

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候忽成非  
悔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  
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  
恣此心口眾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願現前

眾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

在釋藏肥九廣  
宏明集十五

懺悔禮佛文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興  
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  
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肖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  
識竄猶綿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尙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  
幽實在危城業風繁薄三有長驚惑水遭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  
從暗入暗尋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

死恣其六愛。興其六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蒙。或共日竝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襲緣今鬼。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博縱吐。西崦已仄。譬閻川之駛流。若柄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眞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淳靈。宿侍八恆。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金之愈鑿。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齊肅。譬茲關槐。盛來繙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虛止震木。遏雲清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悟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闡寶衡。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觀  
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  
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  
昔堯曜唯在卽世、舜默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泉。  
茲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穴穴於畏途。  
運神刀、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  
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悉蒙  
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景  
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  
氤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卻馬偃伯、鐫戟銷戈、南泊北臨、西  
破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  
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輝、與貞明而竝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  
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

已。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開。慧扇方掩。而聖后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道浹人祇。福隆祧壇。肅事圓寂。虔奉宗祀。藉斯妙果。奉達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聖明累聖。優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殞。則法身咫步。眾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閭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竝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勢傍鏡。質同撻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眾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苦。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

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氤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  
幽襲介披鱗溼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  
刀林輶刃劍樹搖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閻室生明大啟三閨俱  
向道場同登種覺釋藏肥九寓  
宏明集十五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驚塵襟莫之比明暗遞來薪火不  
能簪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  
昏甚於枕迦義非他召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  
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騎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  
驚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繙髮口恣肥饑身安輕靡繁  
絃促柱極滔涖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  
沒曾不關人蹲鳥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弱身爲苦  
器何異犬羊之趣層肆麋鹿之入膳廚秋蛾拂鬢而不疑春蠶繚

絲而靡恬。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輶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旨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濱。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敎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鎰爲法關。撻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眾等相與運誠。奉連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烟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九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虛繁事擾。景落濛泡。則神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

全梁文卷五十二

王僧曇集

九

端凝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闔之斯  
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嘆密義抑揚  
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妙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  
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  
高略樹萼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  
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  
行洋洋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  
良藥抱露城之甘味袞服瓊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轍貫千祀  
而當然釋藏肥九廣  
宏明集十五

王僧曇

僧曇天監初爲領軍司馬

荅釋法雲書難范頴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蓋寸管之所

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載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適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弟子學慙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節。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固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簾。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尙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石。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尙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况復縉紳之士。爲益固其弘哉。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

班達神藻使得預沐清風頂戴懽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宏明集十

王僧崇

僧崇爵里未詳

郊壇從祀啟

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設故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皆從

祀通典四十二梁武帝卽位四年

風伯雨師卽箕畢也而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

上同

賜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二終